
評田曉菲《神遊——早 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 中國的行旅寫作》

Tian Xiaofei. *Visionary Journeys: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-Century China*.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11. Pp. xii+381.

〔中文版〕田曉菲著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5年10月。

2+288頁。

陳漢文

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

張羽軍譯，陳竹茗校

書
評

近年來，一系列論述中國旅遊文學的英文專著不斷問世，但大都以某一時代或某一詩人為限。田曉菲的《神遊》是此類學術成果的最新力作，考察了中國旅遊文學中視覺感受的作用。田曉菲的探討仔細深刻，主要關注兩個時期：早期中古時期（即南北朝時期，317-589年）與近代中國（十九世紀）。鑑於兩個時期相距超過一千年，在長篇著作中將兩者加以比較，這種處理非常特別。作者強

調，這兩個特定時期的文人「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翻譯工程，吸收了如此豐富的外來文化，而且目睹了如此全方位的文化巨變」（中文版頁2），故值得研究。她辨別了各種觀看世界的模式，而這些模式「在早期中古時代開始建立，到十九世紀，又以新的變形再次出現」（頁7）。田曉菲的論著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包括三個章節，探索南北朝時期著作中一系列有關「觀看、觀照和想像」的問題；第二部分為兩章，「重點探討十九世紀對世界的重新諦視」（頁7-8）。

首章專論東晉士族精英如何看待「想」（visualization，即視覺化）這個概念，及其與「思」（thought）與「觀」（clear observation）的關係。田曉菲援引佛教文獻，展示佛教如何影響中國人的認知方式，並讓人們透過視覺化和想像力洞見山水的真貌。第二章探討旅遊文學中各式各樣的旅行，而這些旅程都可以通過視覺化而神遊一番。作者指出在法顯（約340-421年）的西行見聞記，與五世紀描繪地獄之旅的短篇志怪小說中，「地獄／天堂」的結構與「思歸」題材尤為重要。第三章集中討論「煉獄詩人」謝靈運，之所以這樣稱呼他，是因為從其旅遊作品可看出詩人困處於現世與來世之間。作者口中的來世，「或是樂園淨土，或是充滿恐怖與危難的世界」（頁135），而詩人謝靈運始終滿懷希望，要逃離煉獄的困境。

第四章最具原創性，探討了中國人出使歐美的遊記，考察他們看待異域的新方式。作者首先展示清朝學者在接觸非我族類的他者時，如何書寫他們的「異化」體驗。通過援引張祖翼（1849-1917）、王韜（1828-1897）以及

張德彝（1847–1918）的遊記，本章探討了與「觀看」相關的諸多新難題：如在倫敦公然展出的裸體畫、性別錯亂（gender confusion），以及美國婦女與男性友人結伴旅行之自由。作者指出這些例子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當時的人的文化誤解，和對陌生人事的負面態度。在最後一章，作者為十九世紀的古典詩辯護，主張「傳統詩歌語言足以表達個情感經驗」（頁 210）。她以王韜的紀遊詩為例，分析詩人如何運用中國典故來再現蘇格蘭之行耳目一新的經歷。

田曉菲對南北朝時期和近代中國旅遊文學的詮釋實在精彩。不過筆者想補充一點，即第一章有關「視覺化與想像力」的討論也應當把「神遊」（spiritual journey）這個概念考慮在內。這一方面近年有兩部重要著作可參考：龔鵬程的《遊的精神文化史論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與郭少棠的《旅遊：跨文化想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田曉菲對謝靈運山水詩的解讀頗有新意，提出詩人總是將自己置於歸隱與官場晉升的中間狀態。筆者則認為，或可把謝詩放在中國旅行 述的宏大背景下考察，而這種旅行 述可分為三種傳統類型，即：為自由而旅行（如《莊子》）、為自我提升而旅行（如屈賦）和為實踐抱負而旅行（如儒家）。

本書提供了大量不同文類（詩、散文、佛經、遊記等等）的文本細讀，其中附錄一尤其令人讚嘆，收入謝靈運長篇《撰征賦》的全文英譯。譯文曲盡其妙，並附以詳細注釋，大大幫助讀者對謝靈運在波譎雲詭的義熙十一、十二年（416–417）的處境有更深入認識。有興趣瞭解中國旅行文學的讀者，肯定樂意閱讀田曉菲的新著。